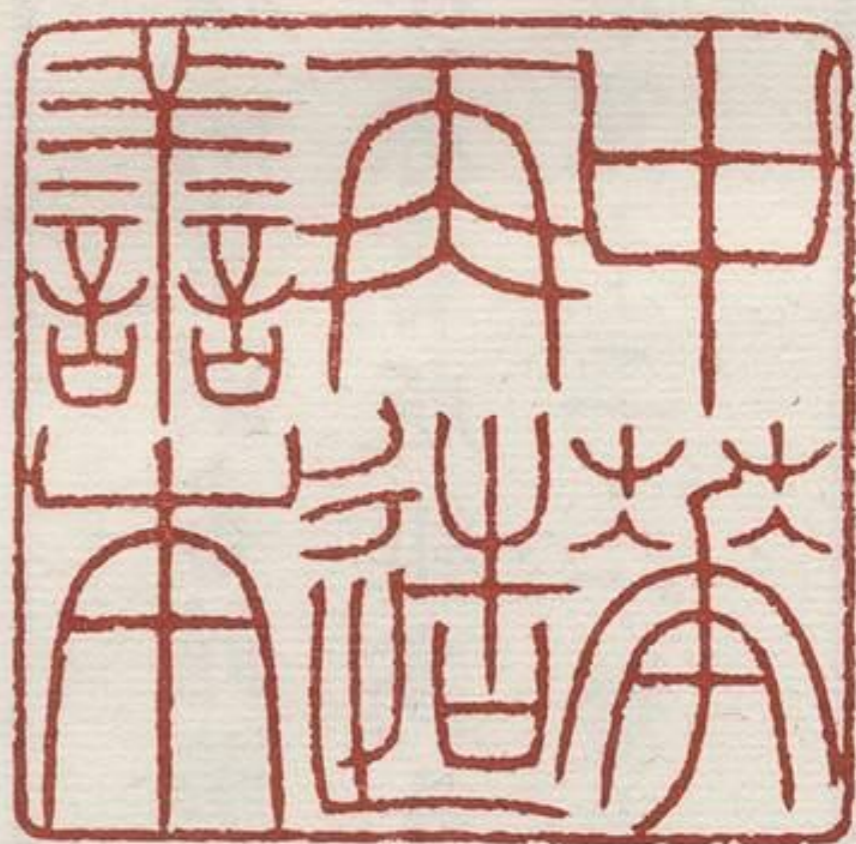


聖宋文選全集

一



據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影
印原書版框高十六·六釐
米寬十二·一釐米

八千卷樓
珍藏善本

八千卷樓
珍藏善本

據南京圖書館館藏本影印
印原書版框高十六公分
長二十二公分

聖宗文選 三十二卷

南宋建陽小字記抄本

不著編輯姓名凡選家歐陽永林等目馬君實三卷范希文卷王禹偁一卷孫復
三卷王介甫卷余元度一卷曾子固一卷石守道三卷李邦直五卷唐子西卷張文潛七卷
黃魯直一卷潘崇中一卷皆選有學術政治之文凡所賦詠紀絕不登載其家中不
及三編皆選宋時所選書直文潛雖在黨籍初而仍列其文以且文禁獨有三編歟
此宋刻小字本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與考藝圃百宋二厘符注相合惜祇存五十二
凡四卷每葉竹垞付抄本補遺中有元序數稿集外文一篇尤可罕觀

黃羨圃百宋一厘賦注云小字本聖宗文選三十二卷每半葉十六行
每行廿八字無序目并撰錄人姓名凡選十四家歐陽永林二卷司馬
君實三卷范希文一卷王禹偁一卷孫明復二卷王介甫二卷余元度
一卷曾子固二卷石守道三卷李邦直五卷唐子西一卷張文潛七卷
黃魯直一卷陳瑩中一卷徐立齋舊物也又嘗別得殘本同此一刻缺
卷七至十一他日當補足之此宋刻僅二十三唐子西文二十四二十
五二十六張文潛文凡四卷真一鱗片甲矣然兵燹之後明刻且罕遺
論宋刻因檢朱竹垞傳鈔本補全以留宋槧面目指大於臂之誦則佞
宋者所不辭也先緒癸巳秋月八千卷樓主人丁丙





聖宋文選全集標目

第一卷

歐陽永叔文

本論上

本論下

春秋論上

春秋論下

秦誓論

易問中

原弊

本論中

朋黨論

春秋論中

石鷓論

易問上

易問下



第二卷

歐陽永叔文

上 皇帝封事書

與張秀才書

送方希則序

送廖倚歸衡山序

送王陶序

梅氏詩集序

詩譜後序

集古錄目序

筠州學記

仁宗御飛白記

上范司諫書

答李翊書

送梅聖俞歸洛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章望之字序

易傳圖序

韻總序

孫子後序

非非堂記

文選 標目

第三卷

司馬君實文

周論

魏論

燕論

齊論

西楚論

後漢論

魏論

西晉論

韓論

楚論

趙論

秦論

前漢論

蜀論

吳論

前趙論

後趙論	前燕論
後燕論	前秦論
後秦論	東晉論
宋論	南齊論
梁論	後魏論
北齊論	後周論
陳論	隋論
唐論	梁論
後唐論	晉論
漢論	周論

第四卷

司馬君實文

智伯說

名分說

燕丹說

信說

孟嘗君說

縱橫說

丁公說

范睢說

韓信說

文選 標目

二

張良說

程李說

漢文說

霍光說

漢武說

王霸說

漢宣說

隱逸說

漢成說

保身說

用法說

第五卷

司馬君實文

中和論呈韓秉國與景仁

再與秉國論中和呈景仁

五規 保業 惜時 遠謀

重微 務實

上 皇帝直言書

上體要疏

越州張察推字序

聞嘉縣重修縣學記

圉人傳

第六卷

范希文

皇帝好尚論

推委臣下論

選任賢能論

上 皇帝時務書

上相府萬言書

上晏侍郎書

上時相議制舉書

南京書院題名記

嚴子陵祠堂記

朱從道名述

第七卷

王禹偁文

投宋拾遺書

答黃宗旦書

答張扶書

再答張扶書

代伯益上夏啓書

擬留侯與四皓書

待漏院記

四皓廟碑

第八卷

孫明復文

堯權議

舜制議

文王論

辨四皓

董仲舒

辨楊子

書漢元帝贊後

書賈誼傳後

文選

標目

三

罪平津

第九卷

孫明復文

無為指上

無為指下

寄范天章書一

寄范天章書二

上孔給事書

答張洄書

兖州鄒縣建孟子廟記

信道堂記

第十卷

王介甫文

禮樂論

性論

性命論

名實論上

名實論中

名實論下

大人論

致一論

王霸論

祿隱論

取材論

委任論

三不欺論

三聖人論

楊益論

荀卿論上

荀卿論下

第十一卷

王介甫文

上 皇帝萬言書

上 曾參政書

上 邵學士書

答 韓求仁書

答 陳杞書

答 王深甫書

答 吳子經書

送 荀正之序

虔州學記

君子齋記

第十二卷

余元度文

堯舜非謚論

漢武不宜稱宗論

秦論上

秦論下

漢論上

漢論下

正瑞論

姚璿論

三統論

禘郊論

文選

標目

四

第十三卷

曾子固文

唐論

國體辨

問堯

論習

邪正辨

說非

說用

說言

說非異

治之難

讀賈誼傳

書魏鄭公傳

第十四卷

曾子固文

上 田正言書

上 歐蔡書

代人上 蔣密學書

代人上 石中允書

代人上 永叔書

聽琴序

厄臺記

徐孺子祠堂記

第十五卷

石守道文

中國論

漢論上

漢論中

漢論下

季札論

伍呂論

周公論

是非辨

辨謗

辨惑

辨私

辨易

朋友解

書淮西碑文後

錄靈書魚辭

擊蛇笏銘

第十六卷

石守道文

上蔡侍郎書

上范經略書

與范思遠書

與裴員外書

上韓密學書

與王建中秀才書

上李雜端書

上孔中丞書

上蔡副樞書

上趙先生書

第十七卷

文選

標目

五

石守道文

唐鑑序

石曼卿詩集序

送龔鼎臣序

送祖擇之序

送張季常序

祥符詔書記

宋城縣夫子廟記

泰山書院記

青州州學公用記

第十八卷

李邦直文

論略

易論上

易論中

易論下

春秋論上

春秋論下

禮論上

禮論中

禮論下

詩論上

詩論下

史論上

史論下

四子論上

四子論下

第十九卷

李邦直文

唐虞論

秦論

東漢論

梁論

唐論

第二十卷

李邦直文

固本策

廣助策

審分策

解弊策

第二十一卷

李邦直文

議官策上

文選 標目

議官策下

實備策

勸吏策

第二十二卷

李邦直文

策旨

勢原策

議刑策下

議兵策中

議戎策上

第二十三卷

唐于西文

閎俗論

辨同論

存舊論

正友論

三代論

西漢論

魏論

隋論

五代論

厚俗策

養材策

慎柄策

辨邪策

議官策中

六

重計策

明責策

法原策

議刑策上

議兵策上

議兵策下

議戎策下

名治論

察言論

禍福論

上席侍郎書

愚齋記

易菴記

卓錫泉記

顏魯公祠堂記

李氏山園記

第二十四卷

張文潛文

論法上

論法中

論法下

本治論上

本治論下

法制論

治原論

至誠論

第二十五卷

張文潛文

敦俗論

用大論

知人論

憫刑論上

憫刑論下

馭相論

將論

第二十六卷

文選 標目

張文潛文

秦論

文帝論

晉論

魏晉論

景帝論

唐論上

唐論中

唐論下

明皇論

代宗論

德宗論

五代論

莊宗論

第二十七卷

張文潛文

子產論

魯仲連論

樂毅論

商君論

應侯論

吳起論

陳軫論

田橫論

陳平論

蕭何論

子房論

魏豹彭越論

衛青論

司馬相如論

司馬遷論上

司馬遷論下

趙充國論

陳湯論

邴吉論

王鄭論

張華論

王導論

屈突通論

裴守真論

韓愈論

李郭論

李德裕論

第二十八卷

張文潛文

答李推官書

上孫端明書

投知己書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上邵提舉書

再上邵提舉書

代高杞上彭器資書

上曾子固書

上唐運判書

上黃判監書

答杜鋒書

再答杜鋒書

文選 標目

八

答汪信民書

第二十九卷

張文潛文

送秦少章赴臨安主簿序

送吳怡序

章秘丞集序

送秦觀從蘇杭州為學序

賀方回樂府序

李德載字序

齋記上

齋說下

藥戒

諱言

敢言

讀韓信傳

讀唐書

書唐吐蕃傳後

書韓退之傳後

題賈長卿續高彥休讀白樂天事

書宋齊邱化書後

第三十卷

張文潛文

進齋記

冀州用學記

伐木記

雙槐堂記

陵川縣山水記

漢光武廟記

司馬溫公祠堂記

二宋二連君祠堂記

第三十一卷

黃魯直文

答王觀復書

與潘子正書

與潘邠老書

再與邠老書

答王子飛書

答洪駒父書

再答洪駒父書

胡宗元詩集序

宋完字序

文安國字序

趙安時字序

楊槩字序

黃育字序

伯夷叔齊廟記

鄂州資深堂記

閩州整暇堂記

冀州養正堂記

筠州瑞芝亭記

論語斷篇

孟子斷篇

跋奚移文

解疑

第三十二卷

文選

標目

九

陳瑩中文

五辰論

周子禮樂庶事備論

與鄒至文書

四明尊堯集序

李彥方字序

送楊循儀序

學易說

文辨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堅至子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醫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疾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惠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如此之特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於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特而來此其受惠之本也補其闕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皆盡力於南畝而不計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急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

文選

體笙篔俎豆以悅其耳目于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臘而為蒐狩之因禮其因嫁娶而為婚媾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色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勸誘其愚惰嗚呼何其至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計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彼于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于民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於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奸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媾喪祭射鄉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所好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底然不



見禮義之 己夫奸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有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敵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輒然怒曰佛何為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于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脩其本而清其流戰國之時楊墨之亂孟之患之而專言仁義之說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脩孔氏之道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謂脩其本以勝之之說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渺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于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歐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為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自然之勢也

本論中

文選一

二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余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 善之說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論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眾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駢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趨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障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其害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尚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浸之以漸使昏民皆樂而趨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者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于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號稱王春秋 鄆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不為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浸明 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耳其所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遠難行之說也患乎

忽而不為耳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手講明而頒布之耳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于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胡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孟子歎為俑者不仁蓋傷乎啟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獨不尤甚于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實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人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而取信是以古者人若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與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脩本以勝之舍是而將有為雖貴育之勇孟某之辨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

文選一

二

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脩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本論下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畧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導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治風俗敦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欲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認認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不免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今之務眾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俸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上益安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

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重賢此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方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晏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嘔強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

農之趣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權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楚之軍有司不敢役必得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債彼兵相謂曰官債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債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日月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無媿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梃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

文選一

四

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扶才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蓄收歛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謗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耶抑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巴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湘天下分為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以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瞻無資之征賦頭會箕歛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敝廬補其臭則隅壞整其棟則棟傾支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員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采

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為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賞職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者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脩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景文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興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敝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歎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誰憚而久不為乎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

文選 一

五

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亦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其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亂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及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唐

獻帝能誅滅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人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于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舍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博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則異手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邱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于經三子之于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舍經而從傳而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趙盾弒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

文選一

六

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也以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乃今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弒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舍經而從傳者何哉蓋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有可喜之論是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余非敢曰不惑然信孔子而篤者也則經之所書余之所信也經所不書余所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而激而云耳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耳非為二說也余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書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弒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弒君非盾也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弒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也學者以為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舍孔子而信三子也余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余不能奪也使其准是之求余不得不為之辨

春秋論中

孔子何為而脩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以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

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僂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眾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寔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白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事而其寔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之難名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為正君者幾何唯不有其名耳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公與不為公而凡別嫌明微係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伸於後世乎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一字豈不重於名字

文選一

七

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于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爾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己舉魯之人聽於己生稱曰公死稱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為人也 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之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則其後以大惡加以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

得倖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倖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有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耳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手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越境以逃惡乎此可知其謬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率就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能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耳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

文選一

八

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為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嘗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為復見於經許悼公為為書葬曰弑君之賊不見經此自三子說耳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畧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石鷄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削則削者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為經

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為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左氏傳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鷓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鷓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鷓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鷓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鑒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耶將後之學者偏見耶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始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所以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為石何得不言石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為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鷓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退鷓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鷓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經獨不書曰大風退鷓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蠲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時去僖公五年矣當隕鷓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鷓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鷓先言六者石鷓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鷓鴒來巢不書幾鷓鴒豈獨謹記於石鷓而忽于麟鷓鴒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記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與又以為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凌陽則石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為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既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來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己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

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去而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乃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於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秦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耳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耳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與不足道也果重事與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再改元而又改元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不然武王畢喪伐紂而秦誓曷為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于諸家之小說而秦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思眾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脩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沒去聖稍遠而眾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秦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易問上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蘊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可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略見於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虞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為卦爻起於奇偶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爻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筮占孔子出於周沒懼文王之志不見於後世而易專為筮占用也乃作象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

天地

萬物之大以為言蓋明非止於筮卜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於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猶見非於孔子况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為占者學大衍之教惟所擇之焉耳

易問中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於謬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為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巷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沒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以下指其迷提其耳而譬之猶惑焉者蓋溺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喜為奇說以取勝也何謂習聞曰講師之說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為孔子作也必不以載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也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為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也

易問下

或問大衍占筮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著四十有九分而為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於乾坤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智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為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為用也通於變而无穷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无穷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為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筮是可測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效乎奇偶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繫辭之

疵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為而變曰夫著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舍掛扚之數兼知掛扚之多少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著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于卜筮矣易無王弼其淪于異端之說也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原弊論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衣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財用之為急不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愛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工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如是也而最備于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入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糝

糝或禾椽實蓄菜根以延冬食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辛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為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馬之財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于農民之所耕不過有九州之地也而歲之所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向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為眾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眾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夫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皆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益周孔子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 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 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矯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矯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輒敗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雖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

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大長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荒則州郡吏悉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却弱者籍之以為廂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民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也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身安逸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此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授田家給人足井田既壞而兼并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口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庠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之時嘗舉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嘗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嘗

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十數家也就令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蓋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若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大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袤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家富與貴者化粗糲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子而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食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食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為不量民力以為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賦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

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騰降而相推不能无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敗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灾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于今計今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脩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用也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

歐陽永叔文

上皇帝封事書

月日臣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 皇帝陛下臣近准 詔書許以封章言事臣學識愚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采當今急務為三弊五事以應 詔書所求伏惟 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 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理之要也納一言而可用雖眾議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致理矣臣伏見 國家大兵一動天下騷然 陛下思治亂之安危念兵民之困弊四五年來憂勤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強并九州之力平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妄作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 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臣所謂用心之勞而不知致理之要也近年 朝廷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

文選二

一

而事殊轉多支吾不暇從前年來眾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也臣伏思 聖心所甚憂而 當今所最缺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用之臣也此五者 陛下所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 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 陛下未思其術也 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 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偽唐定閩嶺西平 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是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蓋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也豈如今日承百年 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眾物盛十倍 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用之臣然 陛下皆不得而用者何哉由 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實功此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下之威也賞罰者天下之權也若號令煩而不信賞罰行而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莫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二帝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帝好用兵則誅滅四夷收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衛霍之才供其指

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破遼東威加四海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儔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王魏之輩奉其左右此二帝凡有所為後世莫及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資超越二帝又盡有唐漢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富國則常患無財欲平復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才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權柄不出於己方今外無強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所為何憚而久不為哉若一日赫然奮威權以臨之可使萬事皆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而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俗不信令頻改則下難方今出令初不加詳審行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至於每有處置之事天下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可行不久必須更改或又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官吏更易道路疲于迎送文牒縱橫上下莫能遵稟官吏軍民或聞而嘆息或聞而竊笑號令如

文選二

二

此欲感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古令人君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也臣嘗聞太宗皇帝時王全斌等破蜀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蓋是時方伐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及江南已下乃復其官太宗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天下者賞罰分明皆如此也自用兵四五年矣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大將以無功而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居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偏裨畏懦逗遛法皆當斬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是謂賞不足勸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二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無實請畧舉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黜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者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兵額空多所用者少此有黜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效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嗾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之法往來州縣怨歎咨嗟既多是老弱小懦之人又無訓練精練之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效也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運輦般送又苦道路然而鐵刃不綱筋膠不固長短小大多不中度蓋造作之所

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無實之法教小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小大悉皆鹵莽此不責功實之弊三也萬事不可盡言臣請直言其大者五事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師遇光武六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衆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四十萬人是用兵多則敗而少則勝之明驗也况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兵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萬人其他以三五千入立功塞外者不可悉數蓋兵不在多能用計耳故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不善用兵者雖多而為少臣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虜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則諫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得七八十萬人之用加之軍中統制支離分寡為多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愈少也故常戰而常敗願陛下赫然奮威飭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四五十萬人古

文選二

人用兵一以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一以當十則四五十萬人可當五百萬之用之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勝多者以此也今無實效但務添多耗國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或出於士或出於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今國家求將之意雖切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品格則英豪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才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夫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之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杰皆激而失之矣以至無人可用則寧用癡鐘跋躡庸懦暗劣之人皆委之要地授以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州之卒幾為國而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威精求英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知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傑不必薄其貧賤惟陛下以非常之禮待立臣人臣亦以非常之效為報矣又何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則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兵興而費大也昔漢武帝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耀兵

單于臺不過十萬人尚能困其國力况 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戒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數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當敢其事賊有速擊之便而無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唯 陛下以威權力責之乃有期耳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通好近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 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起其貪心伺隙而動耳今督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攻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西北欲并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今若我先入擊則一虜則北戎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 亦代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刻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不虜相為表裏是破其素期之期乖其刻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亦伐交之策也昊賊叛

文選二

四

逆以來幸而屢勝長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 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 朝廷尚許其出師况今元昊有可攻之勢不可失之時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師此可攻之勢也自西路分師今已半年訓練思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自我師漸振賊氣漸斂此可攻之勢也苟失之時而失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 陛下不以臣言為狂密詔四路之帥協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語曰十室之室必有忠信况今文武常選之官盈于 朝廷徧于天下其間非無才智之人 陛下總治萬幾之大既不暇即識其人固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循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 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敢進賢而退不肖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精別平居無事常患無多而差除不行但臨事要人常曰無人使用自古任人之法無如 今日之謬也今議者或謂以舉主簿官為進賢犯罪即斥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好賍濫者各舉

貪濁之官好財利者各舉誅求之人性庸懦者各舉不才之人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 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遷官則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誅求者亦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 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亂案之法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斤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才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此中而言則賍吏與不才之人為害相等耳今賍吏因自敗者十不去其二至於不才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縱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臣故曰五者皆有然 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故也明賞罰責功過則才不才皆列於前矣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 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是也 方今天災見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于內四夷攻其外事理如此殆非遲疑寬緩之時惟 陛下留計狂直甘俟誅夷臣昧死再拜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

文選二

五

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忽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耳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罷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耳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於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能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才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台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才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 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

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諍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纜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奏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官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譴論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

文選二

六

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責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望則幸甚幸甚

與張秀才第一書

修頰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為贊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為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有縣必有賢守長佐史彼能為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千大國望官府下者於闍謁者以道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堦廡問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耶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耶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耶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耶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馬賈者坐馬持寶而欲價者之馬賈金而求寶者亦之馬聞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馬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為之輕重者有矣子居其間具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

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所以為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慚且喜既不能塞其
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為謝

答李翊書

修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辨而又能盡其意之詳今世
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
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
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
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
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
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
者是以言其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
也故雖言而不究于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
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孔子者若問孝問忠問仁義問
禮樂問為政問修身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
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
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

文選二

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
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
慎所習與所感而動其所以率之者耳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修
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
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
暇乎其他因以是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
人者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
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
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
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
究也使性果善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
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
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為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為
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為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
染汚俗是也故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為急而不窮性以為言夫七十二
子之不問六經之

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畧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

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於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急蓋其以意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於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為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謂推其言不道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饒饒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為柴柵班伯以聲名為韁璜夫軒裳輝華人之所共欲彼豈惡之耶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賁育毀譽不以溢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宜其夷然拂衣師心自去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京塵穿履金門者再見春

文選二

八

矣會 天子方嚮儒學招來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齋貢函詣公車者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荷裳摩跌攘擘以游其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途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昭乎內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縉紳議者咸陽寬之君方淡乎冲襟竟 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齋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為贈夫恢識字以見乎遠窮依伏以至于命此非可為淺見寡聞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祿常追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為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才識業而沉冥鬱堙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姑翕之耶不然何遭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中所蓄耳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操觚卒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為別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梅聖俞歸洛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乎泥玉潛乎璞不與夫唇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於

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有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也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都大邑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耳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縉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余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耶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蘄然獨出於眾人中初為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游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見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託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相其蒸為雲霓其生為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秀才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霓雲其材則梓杞始以鄉進仕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秦都則四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丰采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余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達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蓄之者誠有利其用者耳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及蓄於衡山之阿也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餓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見

自三代秦漢以來者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余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颺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眾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于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于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余學為文章稍稍見稱于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于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于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王綯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于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死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垢而工至于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于夬其卦五皆剛夬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之

文選二

十

時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五為夬壯者壯也夬者夫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眾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夬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夬之夫勇者可犯也強者可絀也聖人于壯夬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象辭曰大壯利貞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勿履夬之象辭曰健而說夬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任也獨故履而亨臨浸而長泰文而泰壯以眾攻其寡夬乘其衰而夬之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太原王綯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疾世陰險之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征不勝為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于其夬象而又常深戒于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
余為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眾人者言出而為民信
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紼冕弁以為首容佩
玉玦環以為身容衣裳黼黻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
酌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
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
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
行不充乎內德不修乎外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
望也山川之嶽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于
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
世之望也孝慈友弟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
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于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
發于外若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係其安危如唐之
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既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
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
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在賢者識其大者

文選二

十一

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也 好學而有志其潔然修乎其外而輝然充
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辨博放肆而無涯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
者也是固能識乎遠大者矣雖余何以勗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

梅氏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
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崖之外見
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
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非詩
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陰補為吏累舉進仕輒抑
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
得奮見于事業其家宛陵幼習于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人長學乎六經
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合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
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志者樂于詩而發之故其平
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
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 朝廷作
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 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豈不偉歟

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于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以來所作次為十卷子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易傳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于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攷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老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實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歎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與漢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攷于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為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事又非一時文

文選二

十二

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子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為答問之言耳取卦體以為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為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于講師臨時之說也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于篇不幸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耶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而其偽謬之失可究耶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為辭各聯屬其一爻者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為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為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為文王作或以謂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為繫辭必不復自名其所作又為繫辭也况其文乃概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所謂繫辭者得非不為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

承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有訓詁攷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為解果得聖人之旨耶文言繫辭有可考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考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耶此孟子所歎其不如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為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受授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為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文又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為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臆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事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八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于漢末費氏獨興遞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是弼即鄭本而為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于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詩譜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謬得以粗備傳於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

經俵俵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實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不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子嘗依其箋傳考之于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元鳥上陳稷契下訖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疑毛鄭之說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于箋傳而限已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果能乎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字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以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魏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邠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

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余未見鄭譜嘗畧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余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韻總序

倅工于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于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某荀楊之徒各極其辨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

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竟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畧而勿道其亦有所不暇者與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大則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亮瞿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舍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鑿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攷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矣若櫛之於髮績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鑿聿通于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鑿聿之書非獨有取于吾儒亦欲傳于其徒也

集古錄目序

物嘗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

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
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而
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
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
難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
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
聖君賢士桓碑蕤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
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
兵火湮淪磨滅散棄于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
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知
好好莫如一余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
所好於斯好之既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
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川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
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
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
為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目錄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

者以傳後世庶益於多聞或譏余曰物多則其勢聚聚久而無不散何
必區區於是哉余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
不散乎余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孫子後序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
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
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知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謬其說于偏見然
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
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
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
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
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
注孫子尤畧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
書于吳王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于
強霸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于此乎抑用之不極
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書雖多而少當也獨

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
凡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畧而意深其行師也用兵料敵制勝亦
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謬于偏見者
皆挾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
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
澌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因秦火之餘承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於
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法家之術則狃於暴詐
惟知經者為善美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王
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遊於所習當是時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
之書世未知所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于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
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于強暴之間至於
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後先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
遂其篡奪自此至于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才之乏久矣以迄於今迺
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悟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

文選二

十六

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事者體而知
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于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
及然能尊而守之者未必衆也故樂易滄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
勝其於貧賤富貴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
之美所以未及乎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
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于鄉閭故不得不篤于自修至於漸摩之
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者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
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知上之所好
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哉令漢興今有教化開導之方庠序養成之則
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
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所難致也
以今之士於人之所難致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及易於斯時顧吾之所
向如何耳筠為州在大江之上其地僻絕當慶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
不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都
官郎中董君儀董乃與通判鄭君相州之東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
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廚庫廩各以立焉經始於春而落成

於其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之京師請記于余
余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篤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
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以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
則是二君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謂之著
余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鑿物動則不能有睹
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于聰明其於靜也聞
見必審處身者不為外物睽睨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是是非非無
無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謫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謫是者君子
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為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事
有文紀於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向植叢竹闔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
設一几之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鑒今照古思
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為名云

仁宗御非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予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開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

文選二

十七

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
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之之室乎子履曰曩者 天子宴從臣
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子窮于世久矣少不悅于時人流離
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 天子嚮學樂
育天下之才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
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 天子優游清閑不貳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
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 朝廷一時之
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 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
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隴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 清
光蒙 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于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蘊
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于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
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
賜書之所在也

